

# 诗選



1

漫旦大學

文娛部詩詞朗誦團編印

851  
2864  
14

# 目 錄

一、沁園春	毛澤東
二、長征詩	毛澤東
三、光榮歸於偉大的毛澤東	阮章競
四、毛澤東	(湖南民歌)
五、想念毛主席	(苗族民歌)
六、我的心長了翅膀	喬林
七、祖國，我回來了	未央
八、我的祖國	馬爾夏克
九、祖國	萊蒙托夫
十、在朝鮮戰場上有這樣一個人	李瑛
十一、我的歌獻給你	嚴辰
十二、軍帽底下的眼睛	胡昭
十三、卓娅	希克梅特
十四、共青團團證	庫列紹夫
十五、囚徒	普希金
十六、致察爾達耶夫	普希金
十七、鬥爭	裴多菲
十八、等待着我吧，我要回來的	西蒙諾夫
十九、到遠方去	邵燕祥
二十、列寧格勒有一個青年	李季
廿一、噶拉起手風琴的時候	伊藤可夫斯基
廿二、金星	魏巍
廿三、一首小詩	李季
廿四、期待	呂劍
廿五、爲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快樂	吉洪諾夫
廿六、爲了軍事的需要鍛鍊你的身體	瑪雅可夫斯基
廿七、開會迷	瑪雅可夫斯基
廿八、掏苦菜——「王貴與李香香」選錄	李季
廿九、春姑娘	艾青
三十、蘆笛	萊蒙托夫
附錄：詩的朗誦	臧克家
詩人介紹	編者
編後記	編者
編者	編者

沁園春（詞）

毛泽东

北國風光，  
千里冰封，

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

惟餘莽莽；

大河上下，

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

原馳蠻象，

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

看紅裝素裹，

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

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

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長征詩

毛泽东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懸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 光榮歸於偉大的毛澤東

阮章競

美好江山青蔥蘚，  
千萬里晴天出彩虹。

從南海岸，到北大荒，  
從東方平原，到珠穆朗瑪峯，  
爲偉大的祖國寫英雄詩，  
爲偉大的領袖寫光榮頌。

人民的幸福來到了，  
盼來了偉大的毛澤東！  
把人心照得亮堂堂，  
把山河吹得綠溶溶。

年青的人們更健康快樂，  
白髮的老人也返老還童。

嵩嵩山，山高接青天，  
永遠敲響着勝利的自由鐘。  
聽東方人唱「東方紅」，  
震破了西方強盜的夢！

大地離不開太陽，  
草木永是向着春風，  
歡天喜地的好年月，  
離不開，離不開毛澤東！

大地離不開太陽，  
草木永是向着春風，  
我們永遠跟着毛澤東，  
永向青，永向着毛澤東！

天安門上，白鶴兒繞天飛。  
天安門上，青天出長虹。  
向祖國獻首英雄詩，

## 毛澤東

向領袖獻首光榮頌。  
英雄詩，光榮頌，  
光榮歸於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湖南民歌)

心中想著毛澤東，  
三更半夜太陽紅。  
眼裏有了毛澤東，  
漆黑山路路路通。  
口裏說起毛澤東，  
忘了疲倦不停工。  
路上談起毛澤東，  
千斤擔子也輕鬆。  
吃飯提到毛澤東，

白菜蘿蔔味兒濃。  
開會歡呼毛澤東，  
晴天打雷震耳聾。  
特務聽說毛澤東，  
狗夾尾巴逃無蹤。  
牆上掛像毛澤東，  
好比當中點紅燈。  
人人學習毛澤東，  
人人勞動爭英雄。

(苗族民歌)

在以前的時候，  
我們年紀還小，

有的只一歲，  
有的有二歲，

毛主席長征經過我們的地方，

寫下字在裏邊，

叫苗家覺醒起來，

才能有吃有穿。

後來我們稍長大了，

媽媽告訴我們：

「你們要知道，

以前有一個我們的救星經過這裏，

但是只見他去了，

不見他再來啦！」

## 我的心長了翅膀

我們等了又等，  
等了十四年，

十五年到了，

我們的父親——救星來到了，

來叫我們起來，

我們就聚集在一起，

跟着我們的毛主席走。

我們有吃有穿，

變得白白胖胖，

像泉水一般的清清爽爽，

像珠子一般的圓亮亮。

喬  
林

鹹味的海風裏帶着芭蕉香。

我看見展翅北飛的鳥兒，

我的心像鳥兒一樣長了翅膀，

它穿過雲彩，越過白浪，

飛向北方，飛向南方，

無數的漁人含笑走過我的身旁。

扇形的棕樹葉隨風搖擺，

我的心長了翅膀，

它向海島的背後飛翔。

在那裏，

新修的烟囱像樹林一樣，

薰透了的穀穗在閃着金光；

在那裏，

老頭子覺得自己年輕了幾歲，

孩子們在夢裏還在歌唱；

在那裏呀，

人人臉上都掛着笑容，

花園的鮮花正在開放。

我的心長了翅膀，

它向海島的前面飛翔。

在前面，

我看見烏雲下面有罪惡的火光。

戰爭販子們正在燃燒戰火，

要用火把人民的幸福燒光，

他們要用人血養肥自己的肚皮，

要用鞭子趕着人去當牛羊。

我靜靜地站在這裏，  
我的眼睛望着前方。

我呵，是站在祖國的門坎上，

在背後，

有出生我的土地，

在背後，

有我生我的父母，

在背後，

有撫養我的爹娘，

在背後，

有欣欣向榮的祖國大陸。

我站在這裏，

有親愛的毛主席——我們的太陽！

我站在這裏，

一步也不退一步也不讓！

我們的炮正張着它的嘴巴，

我們槍上的刺刀在閃閃發亮，

我們不准一個敵人從這裏經過，

我們不准祖國的花園裏闖進豺狼！

# 祖國，我回來了

未央

車過鵝綠江，  
好像飛一樣。

祖國，我回來了，  
祖國，我的親娘！

我看見你正在

向你遠離膝下的兒子招手。

車過鵝綠江，  
好像飛一樣，  
但還是不够快呀！

我的車呀！

你為什麼這麼慢？

一點也不懂得  
兒女的心腸！

車過鵝綠江，  
江東江西不一樣。  
不是兩岸的土地

不一樣肥沃秀麗，  
不是兩岸的人民，  
不一樣勤勞善良。

我是說：

江東岸——  
鮮血沿着彈片，

江西岸——  
密密層層秣搭堆，  
家家戶戶穀滿倉。

我是說：

江東岸的人民

白天住着黑夜一樣的地下室；

江西岸的市街，  
夜晚像白天一樣亮堂！

祖國呀，

一提起江東岸，  
我的心又回到了朝鮮前方。

車過鴨綠江，  
同車的人對我講：

『好好兒看看祖國吧，同志！  
看一看這些新修的工廠。』

一九五三年

是我們五年計劃的頭一個春天——

春天是竹筍拔尖的季節，

我們工廠的烟函，

要像春天的竹筍一樣！

老人們都說：

孩兒不離娘。

祖國呀，  
在前線，

我真想念你！

但我記住一支蘇維埃的歌：

『假如母親問我去哪裏，  
去做什麼事情，

我說，我要為祖國而戰鬥，  
保衛你呀，親愛的母親……』

在坑道裏，

我呼着它，

就像回到了你的身旁；

在作戰中，

我呼着它，

就勇敢無雙！

車過鴨綠江，

好像飛一樣。

祖國，我回來了，

祖國，我的親娘！

但當我的歡喜的眼淚

滴在你懷裏的時候，

我的心兒

却又飛到了朝鮮前方！

# 我的祖國

馬爾夏克

養育了我的是你，你永遠大量地  
將豐富的禮品給與你的孩子們，  
向他們指點着走向幸福生活的  
大路，我的星光籠罩的國土！

我多麼熱愛你閃光的土地和草原——  
人們犧牲和勞苦贏得的果實。  
我決不容許任何異邦的暗影

偷偷地移到這片復活了的土地上。

如果你用星星的光汎灑了天空，

用歌曲充滿了古老偏僻的角落，

用隆隆作響的火車驚醒了夜晚，

用拖拉機翻動了柔軟順從的泥土，

如果你在沙灘上捲起了黑海的

滔滔白浪，或者是派遣了一架

嶄新的飛機，越過頓河或者

貝加爾，我的心知道那就是你。

只要你一動，我就知道，我注意

和滿足你的每一個號召和願望，  
我的母親，我所熱愛的國家，在  
幸福和在患難中我都屬於你。

是你撫養了我們，教育了我們，  
用永遠追尋的眼光去探索生命，  
使我們的生活充滿了努力和意義，  
給與了我們高翔天空的翅膀。

我們，渾身是力量，向上面飛去，  
逍遙在陽光照耀的染紅的天空。

你給了翅膀和教了飛行的人，  
將決不離開他已經達到的高度……

……假如我們能永遠活着，知道  
這是我們的——這個欣欣向榮的  
豐饒的國土，這片充溢的生命的  
財富，這種生氣蓬勃的精神——  
你已經變成的一切，啊！我的祖國！

# 租國

萊蒙托夫

我愛祖國，然而用的是一種奇異的愛情！  
我的理智也不能够把它戰勝。

無論是拿鮮血買來的光榮，  
無論是充滿了高傲的自信的恬靜，  
無論是曇昧遠古底神靈的傳言，  
在我心裏都激不起一點感動的夢幻。

但我愛——爲甚麼，自己也不知道！——  
它的草原底清冷的沉靜，  
它的無邊的森林底振動，  
它的河水像大海似地碧浪滔滔……  
我愛乘着馬車奔馳在村落間的小路上，  
用緩慢仔細的目光透過夜色蒼茫，  
一邊整理着自己的宿地，從四面八方

遠望着那悲慘的鄉村底顫抖的燈光；

我愛那野火冒起的輕烟裊裊、

草原中過夜的大隊車馬、  
還有那蒼黃的田野中的小山頭

一對發着白光的白驛。

我，懷着好多人不曾知道的懨躇，  
望着那堆滿了穀物的打穀場、

覆蓋着稻草的農家小舍、

帶有浮雕窗板的小窗，

而在節日時，在露水降下的夜裏，  
我要在醉酒的農夫們底喧譁中，  
看那嘴裏吹着口哨的  
舞蹈，一直到半夜深更。

# 在朝鮮戰場上有這樣一個人

李瑛

在朝鮮戰場上，

有這樣一個人：

他總是閉着嘴唇，  
工作着而不作聲。

他來自北中國豐饒的草原，

親手指揮解放了的鄉村，

曾在馬上度過不少節日，

砲火裏消磨無數風雪的黃昏。

好像仍穿着褪了色的軍裝，

沾滿舊日砲火的烟塵，

今天，他離開了親愛的祖國，

到這兒來打擊最兇殘的敵人。

朝鮮的每一條大河和小河，

到處歌唱着中國人民志願軍，

志願軍的英雄們光耀了人類，

儘管他面前是荒原和鮮血，

誰不知道這是彭德懷將軍。

他的心裏跳動着人民的心，

他以英雄的思想、行為教育我們：

對敵人要怎樣去恨，

對人民要怎樣愛得深沉。

當他站在軍用地圖的前面，

他背後站滿了全世界的人民，

千百萬死者都來控訴，

萬水千山都等着他的命令。

當他在陣地上指揮戰鬥，

或是在掩蔽部工作到深夜，

無論在那兒，在他身旁都彷彿  
偎倚着無數心愛的兒孫。

儘管他也會流淚，爲了朝鮮的母親，  
但他永遠相信明天破曉，  
將是一個燦爛的早晨。

我看見他，但很怕打擾他，  
看見他坐在那裏，彷彿  
在歷史上跳動、發光——一顆大心  
緊緊的貼着我們。

不說那些傳奇和童話，  
就是他打擊了美國野獸，  
讓世界上的人都放心，  
他的部隊在日夜保衛着我們。

他保衛着我們的礦山和工廠，  
保衛了我們的城市和鄉村，  
他使得我們有一張圓桌，  
燈光下圍坐着全家的親人。

他保衛我們疾風般的建設，  
廣場上孩子們歡笑的聲音；  
他使我們有無數座新建的學校，  
油漆氣息的課堂向我們大開着門，

就是他啊！毛澤東的戰友，  
他的名字同幸福不能分，  
他的名字可以叫和平，也可以叫正義，  
他的名字也可以叫希望和歡欣。

## 我的歌獻給你

嚴辰

我的歌獻給你，  
獻給你朝鮮的小姑娘——

小樹剛吐出嫩芽，

羔羊剛離開母羊，  
小姑娘不過七歲，  
太陽才冒出山崗。

敵人像一羣魔鬼，  
侵佔了你的村莊，

他們放火、搶城，  
想把勞動黨員發光。

小姑娘每天上山，

胸前藏幾塊乾糧，

你不是去燒柴火，

也不是去尋求金礦。

在一個秘密的山洞裏，

躲着勞動黨的面委員長（即區委員長），

你偷偷把乾糧送給他，  
也帶給他人民的希望。

小姑娘不吃也不說，

你帶回來他的計劃，  
他指給人民以鬥爭的方向，

——夜裏，摸走了敵人的哨兵。  
燒毀了敵人的軍糧。

你被打得皮開肉爛，  
血水沾住了衣裳，

你默默地吞着眼淚，  
牙齒咬得格格地響。

不怕山高路遠，  
不怕雨斜風狂，

你小小的工作，  
已把艱巨的工作擔當。

敵人張牙舞爪，

到處搜索，到處探查，  
他們白費了心機，

並不會找到面委員長。

敵人懷疑這小姑娘，  
要你講出真實的情況，

他們哄你、騙你，  
在你面前放一堆美國糖。

你小小的心裏，  
種下了仇恨的種子，  
在殘暴的敵人面前，  
你表現得無比堅強。

敵人逼你往山上攀躋，  
刺刀在你背後發亮，

鄉鄰們遠遠地望着你走去，  
一雙雙眼睛裏都淚水汪汪。

你躍躍快走幾步，  
來到了懸崖近旁，  
懸崖上長滿荆棘，  
懸崖下深谷萬丈。  
走過一個山頭，  
走完一條山崗，  
你沒有走向山洞，  
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小姑娘一步步走，

小心翼翼一步一步想——

「從來喝的朝鮮水，

從來吃的朝鮮糧，」

「怎能出賣自己人？

怎能出賣親爹娘？」

我是朝鮮的好兒女，

決不能向敵人投降！」

小小的腳步一顛一拐，  
小小的心裏有了主張，

聲音響激山谷，  
聲音響到遠方，  
聲音飛遍朝鮮，  
聲音飛過太平洋。

你一步一步攀躋險灘，  
不是一步步走近死亡。

聲音震醒了敵人的耳朵，  
震碎了敵人的心臟，

這些卑鄙的傢伙，  
休想征服朝鮮的小姑娘……

白石上洒滿鮮血，  
鮮血像紅星一樣發亮。

山頭松樹成蔭，

高高地擡到天上，  
它們挺拔不屈，  
千秋萬載保持着青青……。

野花開得更加茂盛，  
土地發出幽遠的芳香，  
你的呼喊是一支戰歌，  
時時刻刻在人間激盪。

我的歌獻給你

獻給你朝鮮的小姑娘，  
你用生命寫下的歌，  
將世世代代被朝鮮人民歌唱！

## 軍帽底下的眼睛

透過砲火，透過煙霧，  
那軍帽底下  
閃動着一對眼睛，  
它們在四下搜尋。

她望着同志們堅毅的眼睛，  
輕聲地說：「不要緊……」  
每個指尖都充滿疼愛，  
她包裹得又快又輕。

從一個傷員爬向一個傷員，

我想起妹妹的眼睛

胡昭

那麼天真而明淨，

我想起媽媽的眼睛，

那麼溫暖那麼深……

深深地望了她一眼，

我回身又撲向敵人。

無論黑夜或白天，

不管我守衛，我衝鋒……

## 卓 姬

這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最初幾天，

白天，一天比一天短，

可是，夜晚

漫長得就好像我的監禁，

在一個覆雪的鄉村裏，

在俄羅斯的城市維列亞附近，

黎明剛剛放出耀眼的青色光輝，

德國人就殺了一個十八歲的姑娘，

但是他們不知道她的名字。

這種年紀的姑娘——是晨星，是快要結婚的少女……

我要保衛那對眼睛——  
妹妹的眼睛，媽媽的眼睛，  
我親愛的祖國的眼睛！

一位少女不在世上了。  
她被絞死了。

希克梅特

這個姑娘  
在莫斯科生長、學習，  
她是一個共青團員，  
她當了游擊隊員，參加了戰爭。  
她那顆處女的心相信  
偉大的事業，  
唯一的真諦。